



呂新吾集

14
514
10

十  
止





14  
514  
10



跋

先司寇文集一生精神學問所寄也  
讀書得之心悟不事言詮作文抒自  
性需深鄙黜襲事親以孝孺慕終身  
處兄弟以友恭數十年如一日也登  
第後兩縮花封流聲愷悌七階銓政



標譽公平藩臬東省秦晉著有治績  
見之條約開府三晉著有實政錄念  
念君民言言經濟凡所條奏多見採  
納擢協內臺著有憲務書責成御史  
澄清天下任刑部疑獄重情多所平  
反執奏不阿計安皇嗣疏陳憂危字

字血誠忠愛耿耿坐居二十餘年杜  
門著書不預外事至關百姓疾苦數  
世利賴者則娓娓條議不憚諄切也  
若建議展城請免河工等事邑人德  
之迄今勿替建宗祠著宗約設家塾  
群族子弟之俊秀者於中而督課之



範囿於禮法之中則敢有踰閑者享年八十三歲讀書忘食忘憂生平所言所行者性命身心家國天下八字所著有實政錄閨範呻吟語憂危疏交泰韻無如陰符經註四禮疑翼小兒語宗約歌河工書寧陵縣疾苦條

陳修城書展城或問省心紀等書行於世崇祀名宦鄉賢復建特祠祀焉生榮死哀先司寇當之無愧矣文集昔年刊之金陵者兵燹之餘板皆殘毀且字多差訛魯魚帝虎不可傳後今復購梨繕寫授良工重梓焉板藏



於家子孫世守之勿鬻之他人勿付  
之釜爨違者以不孝論罪

康熙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孫男慎多恭志



呂新吾先生去偽齋文集卷之十

寧陵呂 坤叔簡甫著 孫男慎多

重刊

慎高

授梓

姪孫 聲涓

詮次

振

姪曾孫紹楨

訂正

姪依孫前庚

外曾孫魯 楨

較閱

曾孫塔蔡之琪

曾孫 應菊藏板



誌銘類

明迪功郎襄垣縣丞鐵峰冷君墓誌銘

君諱粹然字性夫先世青州人至正間有啟元者以  
功授秘書監食邑膠西家焉君始祖也父栢以德賓  
於飲射母傅氏弟煥然舉於鄉爲臨邑令妻樂氏子  
男二重光重耀俱有聲黌序重光給膳食焉女二長  
適武舉人鄒師孔次適王詔晉次適庠生匡愛業孫  
男四女二曰福良曰福仁曰文姐重光子也姜氏出  
曰福善曰福德曰兩姐重耀子也李氏出君以正德  
癸酉生距卒爲萬曆己卯年六十有七其家世可志

者槩如此先是甲戌余令襄垣明年君以丞牒至丞  
令貳也民社共之不卑而君常怏怏間出其歲試時  
學人夫所刻經書二義則君名士也君歛歔不自任  
曰余豈卑丞丞欲爲士世不士丞耳是年方岳劉公  
藩三晉自襄垣入君郊迎稱以師公訝之已入館問  
余曰異哉丞之稱謂也何居余以問君曰某昔應科  
日時公實監試事卽不第固已望門牆矣公大笑曰  
丞之耻於自屈也士矣哉然隱隱衡之君憤惋慟哭  
曰粹然生鄒魯鄉誦法孔孟而蒲伏稱人如吏卒臧  
獲語卽罷且死不敢失口以羞士林又明年余移官



雲中君送余境上泣曰粹然倔強得不失此五斗祿則惟長僚是賴公出鴈門吾亦歸東海矣歲丁丑直指公行部果有讒君於左右者君知之不告而行呂氏坤曰冷君豈不誠士君子哉他無論直不非禮狗人竟以獲罪余僅僅見若人矣獨怪夫上之人童心俗識必欲丞簿之祖已也何故哉彼其以僕隸事我而尚可責之以士君子之行也余因冷君而痛世之夸鄙者諺以自尊也君卒之二年是爲辛巳重光者舊以通家子識余於襄垣乃走京師請曰不祿先人待一言以遊於地下先生若念前魚願銘墓門之石

俾先人不速朽且曰我先人孝昔大盜之入境也居人趨避難里舍爲空而吾祖未之葬也先人曰父柩在是吾安往我先人友與吾叔父皆六十餘年以死未嘗異田宅我先人敦睦親族有欣戚不啻在身乃宦遊終始則先生悉之矣孤復何言余與君爲長貳而重光不遠三千里以來子情僚誼卽不文何可辭銘曰彼躐躐者而貴而榮此子子者獨坎壈以窮嗟嗟彼或兩失吾得吾一孰不百年乃枉其尺矯矯冷君不窮以嬰爾暝爾日爾獲實多

雷侍御慕菴墓誌銘



雷侍御慕菴者名士禎字國柱陝西朝邑人高祖遜  
曾祖景瑞祖寬父世濟皆古樸忱惻不斷其天世濟  
以侍御貴贈太常寺博士加贈監察御史娶韓氏南  
京兵部尙書韓恭簡公邦奇仲女也兩封太孺人以  
嘉靖乙巳正月四日生侍御於新市鎮侍御亦娶於  
韓兩封孺人再娶於韓皆太孺人從兒女也侍御生  
六女一適廩生劉捷一適孫應第一字大叅范公某  
之孫鉉一字大叅郭公性之之子宗昌韓孺人出一  
字馬戴一幼未字于一日壯妻王氏出侍御以萬曆  
己丑十月六日卒卒之年壯甫四歲耳郭大叅以女

許之華州王太史庭謨議托其家於侍御之兄子雷  
奮雷揚不終所托同州馬光祿慥曰侍御亡而孤幼  
非余其誰恤乃內壯而恤之命劉捷經紀其家又十  
年侍御之門人上蔡令李君用中以光祿所狀侍御  
行實委余銘余與馬光祿郭大叅皆侍御同年友也  
立孤委室情義所均顧遠無裨於侍御而龔石之屬  
余何可辭狀云侍御天資警慧五歲通數學六歲人  
塾塾師莫能難也能難塾師九歲受學於韓恭簡公  
恭簡大奇之是時楊忠愍公繼盛以言事謫狄道過  
恭簡談時事髮上指冠侍御諦聽之義勃勃在面忠



去儀齋文集  
愍去侍御嘆曰忠烈哉是人我輩不當如是耶恭簡  
大驚喜謂門人張明傳是兒也必以諫顯顧激于其  
裁之十歲爲文不勦陳語經史諸書入目輒不忘一  
日與羣兒過染舍入籍所染中染人大懷恚侍御爲  
書之染人半信疑比染主來索一一不爽隆慶庚午  
舉於鄉萬曆甲戌登進士第受太常寺博士太常無  
掌故侍御曰是天子禮樂之司也弗志後何以徵作  
太常考胥史弗之便也寺臣便之

九陵宦者以祭器胄水衡錢乃敝闕不爲理侍御借  
禮工二曹郎性極目之宦者懼出一百餘年積廢器難

曹郎曰悉爲我新曹郎無以對侍御曰器受實器數  
如實數指性匣謂曰大牢三今性匣九可盡新乎定  
者語塞是舉也用器皆新而所省不貲曹郎始嘆服  
立朝無所依附太中丞李公世達重侍御欲引於銓  
曹侍御固辭王少宰篆江陵腹心也其門如市恭侍  
御欲識之侍御謝不見士論高之戊寅侍御將使命  
歸省會太孺人疾侍御親藥粥且夕假寐者四越月  
竟不起侍御柴毀幾絕祭葬循家禮立新塋坐舊厝  
數棺始爲祠堂祀四世考妣成父志也壬午拜浙江  
道監察御史先是潘宗伯歸老新昌有欲藉爲神叢



者陰主爰立麻宜矣侍御毅然曰平章持政本部件  
食且不可安用覆餗人爲以日簡彈之是時馮司禮  
保秉內政潘其受業師也大怒人爲侍御危侍御願  
不危也楊中書東明聞其事焚香拜天曰國有正人  
惟上帝其克相已而無恙中書又焚香曰正人獲保  
敢拜上帝之寵靈爾公自是始識面結同心云巡視  
中兵馬司中兵馬皆宦戚也宅捷法法不行侍御至  
令下如流水皆相謂曰馮璫且下氣何乃吾儕秩侍  
御監京關節不到試典稱清尋督漕務前政密以  
求速也願以擾遲侍御立法簡嚴曰我來速女耳女

速諸無所問及抵京通蚤舊運月餘薦漕吏一無所  
私武弁多以書于進者侍御抑之卽廉能不署上者  
競進之風少衰癸未夏余請沐歸里遇侍御於潞河  
時侍御喪內相對泣然曰禎未有兒息室無姬姆寧  
能棄家作宦遊人耶予內事悉以付兒禎不復出矣  
旣得請乃銳意載藉曰吾得從蠹魚老此書中何樂  
如之四方士從門下遊者烏履常滿虛入實歸人人  
自以爲有得而侍御之道滿闕中矣侍御天性孝友  
約已裕人博士之祿人薄侍御自奉猶寒士而養太  
孺人也如三公事兄謹財不較多寡惟讓事不較是



非惟默兄五子皆子視之訓誨俾有成每歲暮召親族會食貧者給菽粟有差侍御乏輒稱貸所議以歲例請不能辭如數給之嘗自笑曰雷生微生哉劉愛父執也終身執子在禮愛貧衣食侍御也如其程應登憲友也侍御登第日分以坊金之半伏臘棺殮皆取給焉劉嘉績好修士也來受學侍御解衣推食爲之娶猶子也劉亦曰雷師吾父云韓士儉者韓孺人之異母弟也士儉喪妻而女少孺人撫之孺人卒侍御爲擇壻嫁焉粧奩視女其親睦類如此隆慶庚午河溢漂涉其衆侍御募人救之多所全活辛巳歲穀

人相食侍御贖其二族又煮粥以活邑里又倡邑里之能煮粥者義風大振侍御平生聲色貨利靡無所營惟嗜義若渴饑故家無餘饒病篤檢其篋得白金八兩而負債日數百知厚者不索償也餘皆鬻產償之因自吟曰官貧囊篋不荒涼之歎猶餘債幾行嗟嗟豈不清德君子哉侍御於學無所不精尤精於字文六書七音得其奧旨嘗欲爲字學大全未果所著詩文若干卷無一言不根理道韓孺人年二十適侍御請重專一舅姑賢之姊奴無間言昔在糟糠茹荼在業侍御得肆力於學孺人力也既貴無侈心生於



嘉靖壬寅卒於萬曆癸未享年四十有二韓氏妣順  
善德遺孤萬曆丙戌來繼韓孺人明年丁亥卒距其  
生爲隆慶庚午享年十有八皆附葬於侍御之墓朝  
邑人云侍御之生也南河公夢赤幟在門高四十五  
尺卒之夜宗人夢旗竿折適符侍御享年之數命矣  
夫侍御爲正人樹赤幟天實篤之而弗竟所施又胡  
以生爲哉匪侍御不幸也銘曰天佑民生君子大行  
天祥世道君子壽考嗚呼邦家之珍泉壤爲寶我憂  
用老

南京刑部主事中白李君墓誌銘

君名哲字中白永城人曾祖某封某城兵馬指揮祖  
琛巴州同知父良知武學教授封廬州府推官兄楠  
丙戌進士湖廣道監察御史君仲子也生於嘉靖庚  
戌正月九日丁巳余在永城歸於君君甫八歲耳見  
客拜謂如成人美哉許重余喜謂若翁曰是兒也骨  
氣不凡亭亭偉丈夫也自是二十年不見惟聞永城  
數名士則首李君者皆學試永城則一一李君云萬曆  
乙酉君舉於鄉道寧陵談世務口津津如塵談世態  
則欲嚙口窮通命也利鈍時也須立得我腳跟定落  
得我本體在奈何爲身外物驅迫處余壯之明年信



計吏上公車邑長以賂金徵邑人金盈百餽君君怒  
然曰庸登一第表里爲榮無毫髮益而又損之非夫  
也辭邑長不可公自請府竟辭焉己丑登焦修撰成  
榜選士授廬州府推官盡心獄事纖悉不得情不能  
僥倖曰成案耳安用認認君曰成案確無庸下我輩  
矣獄獄曰審具獄曰詳此我曹兩字符也衆服其慎  
而江南郡邑就理於君者皆謂不寃矣推官恭原請  
六察之耳目寄焉君甄別賢不肖如鑑衡卽城社如  
山者署考如下吏當事者且不之意君不從曰實然不  
敢不然惟明公察之當重者不能奪遂委罪君不辭

罪也故事都御史御史副城值并謁則先都御史同  
謁者以問石君曰不可得先者先之御史報則君入  
白事久不出都御史升廳畢待兩君不至對門入矣  
同謁者謂君又入當謝君曰無罪耳何謝同謁者夕  
謝君明日人不謝都御史銜之淮陰人語我云六安  
偶無守以君署君曰若官客也若署者逆旅也不嚴必  
玩君御左右不寒而栗豪族魚肉小民無責在上安  
八月家長安堵而不逞者鬱鬱布讒曰矣君率直自  
信差教敢爲曰我道當然若以人怨德爲張弛豈不  
樹惡直是愧此心有疾不能耳是時永城二進士君



之兄補司理松江黃君運泰司理鳳翔君司理廬江  
聲稱並起辛卯補入爲御史甲午運泰入爲給事中  
丁酉君陞南京清吏司主事報至笑曰我徑情而聽  
自分宜爾歸省其父母拜堂下以親老不欲行封君  
強之曰季子及諸孫在終養無辭見行兄弟仕兩京  
以報國吾志畢矣乃行在道中寒以十一月十二日  
卒於潯州娶孫氏繼娶孫氏皆先卒再繼柳氏生一  
女甫三歲無子封君以季子之季子子之與側室徐  
氏蔡氏共守焉呂氏坤曰文言亢龍知進而不知退  
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其惟聖人乎伊尹以

之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聖人乎孔子以  
之君不撓之氣天植其剛儻得巷遇董宣汲黯其人  
乎十數年來鈞陽二連扶溝二何永城二李詞爲進  
士同宦今皆喪其一焉豈中原淑氣能毓而不能培  
耶數矣夫數矣夫銘曰天忌盈月滿則缺物忌直木  
秀則折吁嗟乎中白

明中憲大夫浙江寧波府知府贍亮李公墓誌  
銘

左司寇曰玉之廉卽不剗也不如績之溫位酒之淡  
卽不苦也不如贈之美是故聞誼闔而奔趨見紛華



而簇擁人情于乃若適志澹泊之鄉游情寂漠之野  
緩步絕塵之後拾遺棄之餘敝蹠得失浮雲榮辱  
近見李瞻亮云瞻亮名一本字汝培少受學於嚴考  
亮山亮山以學行名里中數舉不第遠近士皆負笈  
從遊門牆濟濟皆以所長自表著見瞻亮皆下之自  
謂弗及也嘉靖辛酉舉於鄉有司賦役卒月錢爲餽  
公固却之曰本卽貧豈貧於役卒乎瞻吾德而謂怨  
吾不爲也隆慶戊辰登羅萬化榜進士是時除外吏  
者多避難求善地公曰地無惡盤錯者利器之資也  
得撫寧令學密邇及顏當丁卯蹂躪後流亡未復

賦役失額公招來而捕循之明年大旱公竭誠以禱  
尋雨飛蝗蔽天獨過撫寧不下人謂德政所感云榆  
關驛當剽遼要害撫院欲城之曰是役也非李撫寧  
不可公毅然任之三越月而城成兩鎮有金湯矣辛  
未陞戶部主事戶部掌錢穀無誌大司農舉才望者  
修之公綜核精嚴多所裁定至今爲畫一云大同缺  
儲部公新在數人後僚友讓能乃擢公郎中督餉大  
同清理積弊變價養廉地青草銀查革虛出米豆銀  
及節省附餘銀計一萬八千有奇直指上其事兩得  
紀錄由是先公而去者繼公而來者督餉各邊與公



同事者皆忌公矯異思復伺而撻撻之矣乙亥晃山  
歿於大同公辭贖贖曰先志也我不敢拂服闋補刑  
部刑部號寒眉憐才者往往移之清華次亦調匭劄  
公是時樞要多知己無所希冀意泊如也曰等郎官  
耳刑曹司人命死生顧不置良耶設余有膏脂心卽  
薄亦不失吾舊署安用改爲兩經朝審多所平反法  
司服公詳愼一一釋之某年陞寧波府知府寧波邊  
海倭寇歲有出沒公嚴武備禁交通清濫獄稽虛冒  
興文學直指某責望甚苛多不以道公不應曰朝  
廷設守爲寧波豈爲直指哉若察舉失職去留惟命

彼僂僕梯突剝下媚上有死不能耳尋以母老乞終  
養將轉聞而宜人之計至矣公在寧波僅四月去之  
日士民有餘思而直指劾公偏拘以調簡下部日左  
宰楚人也有憾於公竟以閑住復聞者譁然不平公  
笑曰性不諧俗固宜爾耳乃召三子而語之曰我有  
不盡之業兒爲我成有不盡之忠兒爲我盡乃日夜  
督課之十年長君拔於二十人中以貢仲君成進士  
少者有聲學宮三世家學不就外傳皆以嚴教得之  
子孫才賢孰謂責善則離云公澹靜直方不以私干  
人人亦不敢干以私世務統指而公強項世務深伏



而公軒謠書自吾儒之外不讀人非會心之友不交  
其自警銘云無形是視無聲是聽清心寡慾欽哉主  
敬則公之平生不獨以美質勝也公以嘉靖丁酉四  
月二十日在其卒也爲萬曆己酉三月二日壽七十  
有三以某年某月葬某處先世晉之高平人始祖寬  
遷於郊齋曾祖海祖純世其醇謹父漳卽鳧山以公  
貴封奉政大夫戶部 司郎中母 氏封宜人配  
王氏定州倅某名女贈宜人繼配高氏某邑司訓某  
名女封宜人子男二人長時馨選貢生娶平陽別駕  
高某女次時馥丁未進士授丘縣令娶侍御安九城

女繼娶散官某某女女五長適州守高島男守業次  
適庠生鄭某子舉人論次適庠生王某子崇雅次適  
別駕張某子庠生化麟次適庠生高某子庠生雲鷺  
孫男四應甲聘庠生程統次女應乙應丁應運俱幼  
女六長適庠生張某子恒次八適庠生周光祖子夢方  
餘俱幼余與公同舉於鄉成寅而後同爲六卿之屬  
者二年隨肩躡跡知公最深有狀中所未悉者心本  
純王宮非俗吏可謂天之君子矣仲君克肖其德居  
丘二月而吏畏民懷有如素官兄弟子孫蓁蓁濟美  
福善不爽又於臆臆驗之銘曰水以橫溢順則流長



公不溢於身厥後乃昌汝水滌翹公墓鍾之洋洋德澤千古如斯

明陝西布政司左叅政見虞胡公墓誌銘

公名希舜字庸中見虞其號也公之先山西臨晉人曾祖明祖淵世業農父廷瓚始業儒爲名士以貢得官初訓導原武遷懷柔教諭以原武風土佳解官之日過原武籍焉懷柔公當五十時未有子子嗣產子那俊楊孺人卒韓太孺人繼孕叅政公以嘉靖庚戌二月十日生公於臨晉是日也懷柔公夢巨蛇繞柱占者以爲貴徵公生而警敏不好嬉遊愛書史甲子

舉於鄉名在高第年十五矣髮甫齊眉卅州自河大復後登科無此少年云萬曆甲戌與余同登進士同除曰公令山陽余令襄垣以循良相期許公至山陽值歲稔以蠲賑請全沾萬餘淮黃之合流也在清河曰黃弱則溝淮與東黃強則淮退溢黃又以沙障而逐之山陽有爲沼憂公上書議復仁義五壩及築高加堰事竣當事者上百執事功最山陽 上賞山陽金視監司徵命將及而太孺人卒公扶襯歸原武山陽民德公肖其貌而祠之服闋補真定真定當孔道奔命告疲公先民而後賓旅真定之德公也如山陽



尋以卓異拜吏科給事中明年陞工科又明年陞兵  
科諸所建白皆爲國家經久計有不悅公者欲中之  
銓曹重公而不能言也公儘以不二年於資當僉憲乃  
陞山東憲請以示優異云職鹽法鹽舊以河行歲久  
河滯冬春澇而夏溢商人苦口之乃陸輓陸輓利薄而  
商難官苦之公始建五關以資蓄洩鹽乃大行陞陝  
西左叅政職督餉時火酋犯洮岷餉急公走河蘭親  
督上二軍食足而民不告然乃公之才可槩知矣公在  
吏垣時劾南京戶部尚書魏公學曾魏以是家居久  
至是起總督四鎮公其屬吏也引嫌不視事魏公慰

雷之數四公堅不可屈會鹽御史論山東事謂公愈  
於職也調簡明年致火酋功再得 旨賞金幣有加  
仍優調公曰一我也而功罪殊我不堪再榮辱矣遂  
不復出計懸車之年是爲辛卯纔四十二歲耳以公  
謙遜視軒冕爲何物而以軒冕榮辱之哉公性簡直  
開爽胸中無留語處世無脂韋態亦不受人脂韋而  
坦率溫文自然春膏煦日余愧申顏公真吾侯無可  
耳公之卒也以萬曆丙申年十一月十日享年四十有  
七娶楊氏封孺人子男六士龍邑庠生娶張氏士鶴  
聘師氏士鷺士驥制室蘇氏出女六長適高益欽次



遠歸世運次適薛毓陽餘幼十戊戌年一月一日葬  
公祖堊之次知公者莫余若也余當銘銘曰不承爾  
壽而承爾名不豐爾身爾後則豐廣武之東爾爾佳  
城爾歸其寧

明處士梁少淵墓誌銘

處士名補字 號少淵福建莆田人也以宿學北  
遊梁宋間梁宋人愛處士所至烏履滿戶庭栢城梁  
氏宦族也尤愛之爲卜居於邑處士遂爲栢城梁云  
嘉靖乙卯學大夫徐公試睢陽見處士所爲文大驚  
喜曰是獻璞玉也必爲世瑞一時十郡邑翕然傳栢

城梁某云是歲亦入鄉學聞處士名不及見然竊  
慕之後相與知名士間所師則多處士弟子也又藉  
甚稱處士余愈益嚮慕焉萬曆壬子余從事鄆曹退  
食門者以名利入則處士也一見若平生而處士亦  
自謂慕余若余慕處士云時處士年已七十矣余館  
諸賓席令兩孺子師事之孺子方離乳抱顧蒙不可  
馴處士以母道師之孺子乃馴數月駸駸長則成人  
而久從處士者其速曾問宜也余從子業大學一僕  
竊其金匿之顧誣館人而訟處士曰必是僕也辭支  
而色道及就斃而僕避矣斃者命人四捕之不得處



士曰必歸攜其孥如行追之果在道獲焉余以是知處士才他日處士獨坐而泣余偶入舍處士掩泣良久曰予薄行天必不祥予以祿始予娶吾甫之陳氏生女以予來欲以陳從陳不可曰故園若是吾能舍諸君行猶以吾還吾從不復還矣不果從及予卜茲居惟是片白事予弗能又不可使先人無後改娶某氏焉又數年以改娶者歸若兩鷓也不相下尋又來今且三十餘年矣不請於是予男女長於是婚嫁於是不可歸陳歲年與予若昔嫁女而依之女又歿今莫知所依寧忍一糟糠人爲不祀鬼耶言既益大

泣予爲之悽惻明年迎陳氏來歸陳氏余以是知處士能補過柘城令以處士學行爲子弟聘之當是時令重處士甚九鼎一言有訟於公庭者以金謁處士處士曰君直無所事請社而求直將復直者社乎竟謝絕不爲一言令聞益重處士無何處士卒訃月而陳亦卒矣嗟嗟以卒之年合何合之莫以合之年卒何卒之奇也處士其無憾矣夫處士生於正德某年月卒於萬曆癸未某月壽七十有幾陳孺人生於某邑月卒於某年月壽七十有幾予男二汴灘縣主簿邑諸生女二長適某次適某次適某以甲申歲十月



蓋處士於柘城某處陳孺人稱焉先是處士與余夜  
談於邸舍語次謂余曰於公無他望我死望爲我銘  
余笑曰生子先死知誰先耶藉令余後死余不敢忘  
及余疏病歸田而處士歿矣余謗陋不文又引疾者  
不爲文數有命于文者苦不可已而余固已之且處  
士與余言他無問者是不可已乎第諾處士矣死者  
有知無知而予有知也余不能欺予乃銘處士銘曰  
六合吾家孰爲遠遊九原首丘安用首丘樂哉此誰  
之人共此一杯

處士郭一菴墓誌銘

處士一菴者名實字誠之余從父婿也北郭氏稱冠  
望族與余家比閭居世相權也處士少爽直有氣骨  
非凡兒在故郭氏婚於我而予從父之覓婿也有奇  
擇曰貴婿儼環堵蕩屏格不庇妻孥郭則吾甥也許  
之處士少孤與兄完共處父視完權是而備冠履之  
事不以請也他惟命完愛之曰弟事我是父不得於  
子者也人謂郭氏友愛完故昂藏挺挺無所屈遂嬰  
奇禍蓋司受指示者之族也捕郭氏一妻孥盈獄完  
驅走死處士獨哭曰天乎吾兄何罪在死道路聞音  
安用生也遂自縛詣御史大夫自寃狀激烈請死御史



人其固知其竟也懸汗泚泚下移按察勸之處士對  
按察無如語御史大夫念憲閣公者正人也壯處士  
言美曰元何要天曰孔嚴吾儕自薦人耳取元係累  
盡釋之當是時嚴處士毅然出郭氏滅矣處士姊適  
嚴氏者貧處士曰吾同脆也而不吾若吾亂之粟昂  
之饑歲瑞為常不令嚴氏姐有米色有魏容如是者  
終其身從子堅蓬蓬皆也度若子也其以衣食故廢  
學處士以田贖之不謂所入族之養子壯富於田無  
嗣壯死田眾出也處士獨不受悉子堅等人請處士  
奈何市曰前義不念子孫處士笑曰是長物也假設

旺有後即無後而貧者何子無藉于旺而堅等藉于  
以吾無所藉者與藉于者乎未嘗無利焉堅曰叔父  
不有旺以富予子寧忍首者之賜乎反贖田呂叔  
簡曰余所述乃前君子才所為處士傳者也然余有  
餘聞焉先孺人在日每慶節則有諸女之會郭氏姊  
獨先行日姑老矣子朝夕侍歸莫懼夫子之讓子也  
是時郭氏姊年且五十矣奉夫子令若嚴君則處士  
之孝德所先與處士少嬰孺歲數發政聞歲一發竟  
不幾竟以此終以處士之果教仁勇而遠於利設不  
以痛發其所樹立當必有過人者惜夫處士生於止



去後集  
德辛未八月八日卒於萬曆乙亥十二月十七日父  
璋周府典膳祖都督祖安高祖有才皆隱君子以忠  
厚世其家子男二人國屏太學生娶鄭氏國翰娶喬  
氏國珍娶李氏皆有父風克六先業女適郭一奎孫  
男五某某孫女四曾孫男一以某年月日塋處士於  
邑先人之兆銘曰胡厚爾德而贏爾躬惟弗竟厥  
施其後乃豐

將仕郎西陵胡公墓誌銘

將仕郎西陵以萬曆五年二月十日卒卒之前一日  
謂其子來賓曰吾聞君子之不朽謂有立也謂有傳也

女欲托我於石乎則有我口口氏兩弟我死女必以請  
是時予官雲中越明年來賓以余兄六十一希湯所  
爲狀寄余且道將仕叔祖姑也而將仕有女弟余六十  
大母來自胡將仕叔祖姑也而將仕有女弟余六十  
一兄娶焉惟茲世媿好則今兄當狀余當銘狀曰將  
仕名汝言字 相家在寧陵之西因號焉始祖九公  
生士能士能生讓讓生琳琳生綱綱廩於邑序不仕  
生淵淵有鄉行監司賢之予之官賓於飲對生子二  
人汝貴汝竟皆序生早卒將仕其季子也將仕兒時  
有敏能聞長者言卽了了得其意指受毛氏詩於爾



去儂齋文集  
兄歲餘兩兄不能難也再歲能難兩兄兩兄相視笑  
謂爲季方云年十四舉茂才尋與二十人俱廩食學  
宮二十人者下之曰胡君千里材也將仕自視亦不  
欲爲凡品晝日共友人聚立羣坐笑語自若也若慢  
遊人夜則閉鍵下帷攻舉子業雞喔喔始寢或曙光  
分燭不知也往年學大夫行部試諸生諸生恬不事  
事儼再下矣始達旦有書聲如將仕而將仕則嚮曉  
儼然臥達旦不起及唱第輒先諸生諸生驚謂將仕  
有天幸也及發卷爭取視之則又爭服將仕嘗訓子  
第曰一飯不澤膚而長呼者先吸惟學亦然緩圖爲

養與時乘也士乘時者不言命將仕兩兄俱早卒遺  
孤來庭汝貴子也病瘳醫云不治將仕泣禱於宗祏  
曰介曾孫汝吉支不主也來庭宗子也實四世是承  
敢微福於高曾祖禰不祔汝貴以及其孤吉死且不  
恨俄而愈將仕子視之謂行有成今來庭與其子文燦  
文炳文煥皆後先黌序茲稱甚聲稱生業視將仕爲厚  
來庭與諸子亦福父將仕也曰亡父棄其孤以死設  
在寧愈吾季父耶姊適徐讓讓貧將仕以田百畝資  
之卒爲徐氏田不取直將仕善養生術讀黃白家書  
得其伎言謂三滿後飛脫可立致嘗語余弟圖位乎



先天在天我不與後天在我天不與故知道者不言  
命隆慶辛未予試南宮將仕投銓吏部竟以貢除福  
建歸化縣主簿將仕故豪雋耻藩伏下人乃還吏部  
劄曰吾以種種髮遊燕市冀有行也夫簿無行所矣  
乃歸歸七年而卒距生爲正德庚午二月十八日壽  
六十有八娶尚氏無出來賓者側室劉出也娶宋氏  
孫男二文輝文煜呂氏坤曰世言死生富貴皆造物  
者司之古今豪賢莫之敢忤也將仕嘗學工養生術  
矯然欲以人事勝而壽與年俱令願遠豈不命也哉  
將仕生平狀詳言之矣予誌其大者爲銘銘曰

參雲而終蔽牛舍彼懸黎賦法是求嗚呼定命者天  
定論者人考將仕德視此貞珉

于節婦墓碣銘

于節婦者予內人之季母也姓胡氏予在甥館二十  
年益深知節婦云節婦年十八而歸我內叔玩踰年  
而生子夢蒸又三年生尚志明年生尚仁又三年而  
玩死於足節婦二十六矣父母兄弟死於疫夫家貧  
夫之兩兄弟僅饋糶自備口邑大水者六年十室五  
流二麥婦號雄狐者十九也節婦採木葉草實和糲  
糲以自給無一志有嫌者亂怒其人或譴節婦子之



不適人也我知之是惟三孤之以某里某富而慈果  
適某郎則聽以孤從節婦罵曰若然嫁以其妻妾于  
氏之身而孤于姓也奈何以饑寒故改事人死則死  
耳已復罵言者大慚自是無言者時伯氏廷璋者無  
子視三子其子也且賢節婦與其弟珩月給粟歲給  
伏臘費婚則給之聘財節婦賴焉又力紡經課兒以  
讀故尚志爲學宮才子弟而家漸以饒視初婦年倍  
之或不翅倍云里人曰父在而子不識一丁夫在而  
妻無完裙者世比比也父道也妻道也夫道也節婦  
兼之矣初玩之生也不治田家事喜交遊好義氣父

兄雅不喜然玩亦不屑喜父兄所爲也識者謂當有  
奇建白竟厥死死之日謂節婦曰有兩兄我不死也  
有三孤兒在我不死也有汝我不死也今其言皆驗  
君子謂玩有識云隆慶初予作邑乘傳節婦者六人  
心惻惻欲揮淚益憐之也賦余所志者蓋節婦入于節  
婦在故不錄吾怪夫世之好異者重死婦輕守婦又  
輕有子之守婦曰彼固醫於所愛也不則曰彼固以  
足守而不守爲耻也嗟夫世之棄所愛而不顧於是  
守者豈少哉貞烈之婦心一道同慷慨者殺身從容  
者待死若其有子無子則遇之幸不幸耳幸則有子



之婦幸難則立孤之婦難是三婦者未易優劣也于  
節婦質朴而方澹無所好景物繁華聞閣笑語節婦  
寧若不解者菽食布裳勤苦而已古節操士不苟隨  
人其德容率類此固知介然者之能守也節婦生於  
正德丙寅而夫之歿也在嘉靖壬辰又四十年是為  
隆慶辛未而節婦卒壽六十有六其夢驚尚仁者皆  
先節婦死死而無嗣後一尚志子孫女二長者齋出  
尚志撫之銘曰維石斯堅有堅於石石猶朽兮維不  
特石而存者與天地久兮

明朝列大夫陝西布政使司右叅議芹泉劉公

暨封孺人張氏合葬墓誌銘代中丞李鈞泉作

萬曆甲申二月四日朝列大夫陝西布政使司右叅  
議劉公卒於南陽又三年丁亥六月七日孺人張氏  
卒於正寢予與公生同里業同舍同舉隆慶戊辰進  
士余女又妻公之子承脈則知公者莫予若也宜余  
銘按狀公諱致中字位夫號芹泉少勵清修慨然有  
天下志初授中書舍人舍人無事事號開曹公曰斯  
地斯時君子養經綸之會也用乃學學無及矣遂明  
習當世務博綜精核卽令談法家老吏弗如也明年  
士中以父喪還里有以二百金與公者公叱之請歸



絕弗通丁丑選山西道監察御史巡視西城上四弊  
疏中貴人業已憚公尋監光祿事時 嘉禮初成供  
用繁侈公謂賞宜慎額宜減勿滋取以病商度辰待  
上耕藉上西苑觀麥疏尋 命視京通二倉上別竊  
及條陳六事疏中貴人積不平往漕糧入監門計所  
入以從僉謂事關中貴人弗問公曰 國儲亦稅耳  
上請裁門稅疏下是諸中貴人羣譁謂劉某數困  
辱我視舊例弁髦皆環跪對 上泣 上知公忠置  
弗運會有謀代公者乃補公陝西按察司僉事察關  
以西關以西歲大侵多盜公先賑而後捕之民以救

寧按部諷問疾苦車馬徧窮陬多所興葺民視之神  
君而慈母也壬午陞陝西右叅議駐金州渡口之稅  
歲千金公費率取給公曰奈何利小民雖末悉罷之  
有縣丞某者賢公命署有邑 一日以茶爲獻檢之得二  
金杯呼其人持去竟不言棧秦蜀險道也多虎公治  
之如坦途下令曰捕虎者與捕盜者同賞虎遁去盜  
日明公視予虎也亦遁去癸未四月大霖雨二獲之  
懷山勢欲沒城民謂公水亟矣盍以身免公曰汝曹  
安往而予身之恤也乃經幣禦水具須臾水入漂城  
中廬舍幾半民謂公水亟矣盍以家免公曰汝家安



往而予家之恤也乃經略拯溺具須臾水入公室及  
闕及簷阿及棟公與室人共一地屏浮焉足在樹末  
會曉夜火絕風暴作雨益急如注屏蕩漾不留足公  
之仲子婦一女孫一女僕二溺焉室人震懾慟哭公  
曰無怖當死何處不死耶俄有光熒熒自水中出公  
視之得藉手焉不胥溺比旦一舟來徙家山麓之民  
舍然死者未收生者未有寢食也室人嗷嗷公曰萬  
姓浮沉水中呼吸決生死吾生矣幸少需乃無人賊  
中募舟人及善泅者得數十艇至則四掠居積不濟  
水中人或奪所有反擠其人水中公怒取掠者一二

人斷其耳曰緩急爾死第活人以贖活者數千人皆鱗  
集山十人無食且半無襦袴公令挑浮衣於水中衣  
無衣者先婦女次大夫士次民又飛檄近邑作乾饌  
或糲食山十人先病者次大夫士次民次婦女又明  
日本山城賊亦半傾圮矣公始慟哭收其女若婦及  
女僕殮焉當是時徵公金其無人乎踰月公白遷郡  
狀於兩臺略曰金民甫出陷溺生計蕭索而賊賊是  
亟誠宜設明年水將城賊者無人矣以勞費易死二  
城賊便乃遷郡治於高原相度區畫欲堅欲省欲寧  
事宜欲速蓋夙夜忘寢食者數月遂病請免官中丞



直指留數四士民上狀留者亦數四病益甚不可以  
留郡人號呼送者載道有欲祠公者有會金爲餽者  
公峻却之至南陽輿疾詢諸葛丞相祠翼日而卒公  
平生慕武侯嗟嗟若所謂鞠躬盡力死而後已者亦  
庶幾其無媿乎又明年丙戌士民請祀公於特祠御  
史曰特祠無典必廢名宦祀典也乃位公於名宦云  
公多善行在在有口碑茲不悉悉在狀中要張氏以  
登極恩封孺人孺人端凝靜默事姑以孝謹稱後  
事繼姑繼姑嚴亦稱孺人孝謹參籙公之爲中舍也  
每朝參孺人雞鳴具食公憐之日以予貴猶以予勞

無庸貴爲矣孺人曰承事所天惟不敏是懼何勞之  
敢辭我聞士有側室庀內政也願爲公擇之得一姬  
焉門以內訢訢如也公無難色孺人無後言一姬無  
大息聲見者莫不賢孺人孺人從宦二十一年無私藏  
公之歿也殮如士隧不及櫛遺田千畝宅二區以贖  
田六百新宅一予致曲致曲者公弟也公歿語不及  
家事益孺人意云 制命婦七階皆冠珠翠轍以雲  
霞孺人受 勅曰命嚴不備借以謝於中靈後亦不  
復製口此百一御耳而費乃百於常御惡用是盛美  
者實益篋哉其儉素類此病革子婦始製爲斂具焉



公之先澤州人有名芳者十居廩延生得海得海生  
哲哲生鍾寧津簿鍾生械械生封中書舍人滄公父  
也母贈孺人李氏生公於嘉靖戊戌歲之某月次生  
致源致曲公子男二長卽永脉廩膳生次永派初娶  
家弟垣女繼娶封丘黃氏女二長適滑縣鄒某次許  
邑人張某孫男一聘焦舉人思忠女永派出女一宋  
監生倫之子字焉余甥也永脉將以某年 月 日  
葬公於先人之兆余卽號泣執紼送公於墓門有餘  
哀也而往來齊晉間於公歛合葬皆不與余何能爲  
情乃投涕而銘之銘曰不獲承年而承其名不豐於

用惟德是豐蓋造物以無完賦而以甚愛者昇公不謂  
公窮鮑蘇女宗黔婁氏節關南幾共溺之身偕藏於  
先子之側不謂公厄廟食於民墓食於子不謂公死

明陝西三水縣令清泉周公墓誌銘

叔簡氏曰人亦有言貴達多賢哲父祖無庸憂傷誅  
家之贖也余不諛墓中人而士君衍胤之狀清泉公  
也其事核其語質必不贖余因其狀而文之按歌周  
祿城著姓而清泉者周氏著人也名充字仲美少穎  
敏千百常見授毛氏詩讀二南卽了大義爲文匠心  
不嚮人口餘翁司寇大立督學中州曰見所爲文大



驚喜卽從家塾拔置庠邑廩膳行吳司理國倫遇以  
國士稱爲滅明云嘉靖癸丑師尚詔爲寇陷歸德攻  
鹿邑拔之尋破柘城欲倚名人爲聲望陳舉人聞  
詩及公館爲上賓以兵環衛之陳公之師也公謂陳  
曰生義難兼願從先生於地下陳曰我登名義不委  
質於賊無生理子爲士又獨子有老親無父理且賊  
之質我恃爲重也傷所恃以怒王師賊必侮我歟所  
以歸子也乃縊賊聞果媿懼遂解嚴公乘間歸焉在  
軍中有誓歟方能酬王德全軀不忍去親廬之句寇  
平兩臺特嘉獎之余爲諸生時欲識公面不得歲辛

酉得與同舉於鄉見公亭亭玉立稠衆中如孤鶴乃  
數育累試南宮皆乙榜余在天官署者十年強之仕  
不從曰故人在事時勢可乘充菽水粗足自給而老  
親憚遠遊離親卽三公非所願也親終始除陝西三  
水縣令三水貧前令相沿惟繭絲是亟公曰前無民  
賦役安從出乃以撫字爲催科而歲不減額說監某  
橫於三秦魚肉郡邑當是時咸寧富平相繼被逮郡  
邑長重足而立公毅然不折節調劑得宜四境牧寧  
崇勸學宮姓所泮池廟貌煥然改觀尤加意俊髦文  
長故名家也而舉人在茲公極親禮登辛丑進士授



館職庠生翔鳳尤所陶鎔登庚戌進士公之藻識彙  
如此持身廉儉於民一無所取公衙諸日用價如民  
市肆宴如邑號青天云無何有家難子喪孫孤而公  
之歸計決矣三請於臺察臺察留徧請於藩臬道府  
藩臬道府留大夫士民留又請於當路乞為留公竟  
拂衣行去邑曰老稚載道徘徊數十里不能挽不能  
從望塵悽愴觀者榮之歸來冲恬坦率且無譏評足  
不造謁曰僞伴臬石開浮雲勢利朝夕舊所知由由  
如也鄉飲賓席有司數造門數辭竟不赴有司高其  
風尚謂不可及云公生於嘉靖壬辰八月二十六日

卒於萬曆戊申五月二日壽七十有七配軒氏左都  
御史軒公裔孫也繼娶曹氏側室王氏子男二長鳴  
梧邑諸生娶交河令聞自成女王出次鳴珂遠貢生  
娶盤屋丞張惟義女俱先公卒女四一適某一適某  
一適某一適某軒出孫男二益宜女三一適某一適  
某一適某梧出孫無字宜嗣之將以某年十月十日  
葬公先塋之次以軒氏合公之世系在厥考顯誌中  
顯號遲菴以明經授陽城丞遷沁州判有惠政醜王  
氏無子人曰斯人也而無後天必不然晚納一女子  
乃生公公二子皆才皆不壽而兩孫少人為公憂從



孫傳者邑廩生篤行君子也公以托孤厥後當益振  
公其腹曰哉昔公壯時有公輔志人亦以公輔期之  
僅令二水不足竟所施得無鬱鬱然見一矢而加由  
墓無後盡發也銘曰彭澤千古屬之淵明史雲百世  
以萊蕪名吁嗟乎周三水何必公卿爾沒其寧

明處士張元勳配陳氏合墓誌銘

萬曆癸酉十月既望夜有扣余扉者視之則張君西  
維也杖而經以其三子至余拊之坐辭既而匍匐稽  
顙以泣謂余曰公愛維父子深矣惟維父子不敢忘  
公愛願使先人被其餘惟維父子不能感公願其我

先人感維之父有功者卒於嘉靖十八年實正德丙  
寅生生年才二十五耳年少無所著聞時維始成童  
又不及聞所著聞者但聞之父老云張元勳者剛腸  
直氣義重於財維不詳其事不敢以誣維事母久若  
維母者維則知之矣可爲公事事數吾母陳姓荊州  
守斂之核孫女也以不妬稱吾父有侍婢而閉門語  
不聞比隣夫妻嬌妾嬉如也父卒時吾祖母老矣祖  
母親夕哭曰生兒之謂何兒死矣我生之謂何吾母  
善事之惟得吾祖母懽他無論祖母喜且泣曰是吾  
兒未嘗死也設兒在何加焉維故貧家又父歿值凶



歲維又幼且愚維之妹今適黃閣者未嫁後數年維  
漸與士君子遊而妹得良婿氏又數年家漸以饒則  
吾母者祖母之子而吾父也維何忍忘劉氏姑我先  
人之同母姊也寡而歸吾母與之共寢食者十七年  
未嘗出一厭薄語卒之夜猶念及曰一姑安在誤誤  
其一語而卒實今日六月六日也姑哭之瀕死甦復哭人  
有哭其哭者何人之妻聞計行哭於道望柩哭盡哀  
咎吾母之問舍也維以羞果進何小兒環視焉則徧  
與之日環日與之不厭也諸孫以祭燕于公者進則  
分頒于何婦之老者曰爾食爾之食矣生未嘗公家

賜願以相推其哭吾母也則揮淚道及云吾父少吾  
母三歲又先吾母三十五年卒是吾母者七十年半  
孀日也維何忍忘惟公不没人若吾母者能使其長  
其沒乎維十一月二十四日初葬吾母先君側遷  
柩有期矣敢爲公告言旣復稽顙以泣明日命其婿  
郭鍾秀黃承業者以陳孺人之狀來日外舅維以衰  
麻子不敢數及門使秀等來上狀敬讀之則一一前  
夕語余曰張君信人也不可不爲其母誌且其子與  
從余遊又不能不誌乃誌其語而銘之銘曰張氏之  
先武陟縣人避靖難師攜家而南時伊浩祖卜居寧



陵曰季子淮寔生有功爰及四維鍾祥一子曰典曰  
則邑之特士曰庚者童而噉兩兄誰云三鳳獨在河  
東今爾墓前須容萬馬他日推恩淮亦與者

明隱君趙南川墓誌銘

隱君名科字登之其先礪人洪武初有趙興者來寧  
陵擇邑北二十里居焉歷大老友信譽高凡五世而  
生隱君隱君修才偉貌風度豪雄言取取斷金石不  
少挫當大事紛紛事艱險不可測事衆前却四顧待  
先發君出一一語或委身當成敗衆懼如也匪畏君  
蓋服君云生不識作輒態人有過能面指之即親若

厚若黠桀夫不爲碍也然有情胸次披豁時斗酒對  
交知引滿舉白人出山不能去去則思之所欲貧乏  
視君外庫也君閉蔽而澹於財多兄弟兄弟或犯君  
君不介意甚者協以傾君君亦不介意蓋剛直而不  
福隘人以爲難鄭氏子君之內人弟也少孤嘗產於  
君君厚其直既長還之不索直君子謂鄭翁有婿是  
有子也假設驚諸伯叔兄弟兄弟之子其直之厚不  
厚遠不還索不索皆不可知矣賢婿哉賢婿哉君之  
孫廷對者師事邑學生李君性夫性夫云性夫以誠  
直名當不妄叔簡氏曰趙氏余嫠族也十年前余適



趙氏見其人皆翹岸奇環無萎蕭狀使雜於諸丈夫  
中我能物色之蓋表表男子也或曰趙南川在則又  
表表諸趙中云君之卒在嘉靖己酉時諸子女半童  
年今壯大而材子重光子之子廷對皆爲學官弟子  
學官弟子自隱君以前未有也又貲產倍於隱君時  
徵鄭孺人不知如隱君時不也茲不足以觀孺人哉  
隱君卒年四十有九孺人以今年正月卒年七十有  
七子男二人準布政司吏次卽重光女二人長適馮  
第次適庠生李惟一孫男八人汝忠汝敬汝問汝極  
廷對餘幼女一適曹三知曾孫男女各一墓新十合

隱君孺人塋焉其曰爲九月壬寅銘曰匪文之傳而  
傳者人見人於文毋堪此眼

明隱君殷西池墓誌銘

余讀史見古之長厚者有心甚慕之聞嘗集一書曰  
厚德傳曰是不復古風也已杜黃裳者章執誼婿  
也杜惡于章不得子婿禮章之敗也杜力救之章死  
表請歸葬焉嗟夫是怨婿也卽恩好矣殊或曰杜夫  
人賢而早卒公益有感云韓昌黎之視李直真乳保  
也每節序則率婦孫列拜爲壽歎哀之又率婦孫視  
妾又爲之銘吁厚甚矣公固早喪母也設母在其所



以報罔極人又不可知哉茲二事者可以風邑學生  
胡君大慎博雅君子也余語之胡君曰嘻子無謂古  
今人下棺及余所聞有若人矣殷西池之在祿也盜  
至以子孟乳母免西池曰是再生我也養之終其身今  
墓某所歲時禮其墓如先人且以子孫從西池之妻  
張氏者歟矣其父母老而貧且獨視西池舊家也西  
池亦無厭色張翁之歿也西池曰我殯葬則歸其里  
里遠甚今張媪尚在也西池屬其子曰茲爾母之母  
也養如爾母歟當與翁合墓無容視焉嗚呼是不可  
謂厚德耶西池視其兄可厚者最友愛庭幃常見陽

春一親以諸待子若張者固其所惟云惜也歟矣余  
曰是合韓社一公也無無論他長即胡君語余衆道之  
矣若余見西池雖心直氣軟而幾舍人不恤怨怒所  
謂無氣文人行也而又能用恩蓋義而仁者與西池  
名可久字仲徵世寧陵人大王父信王父聰父世厥  
皆清德弗耀兄弟四人君於行件以翰墨不待言再娶  
張氏馬氏子四人曰上憲食學宮德茂而才曰士曰  
暨其一以君之卒年生孫男女二俱幼君以嘉靖壬  
午正月十一日生隆慶壬申六月十八日卒十一月  
二十日葬墓在邑南先人之次以鄭氏張氏附焉銘



已說不亦上就賢就愚爾墓有石爾德用譽

明節婦馬氏墓誌銘

節婦馬氏者中丞定宇公之女而儀即北濱公給諫  
見素公之姊也余昔輯聞節範采古人之內行可法者  
若千人而備有來長者惟鄒平張氏以余觀節婦女  
道也婦道也妻道也姊妹之道也母道也立身行己  
之道也應事接物類非關門所及而貞節特其一行  
云余按狀爲之一一女子也似益羨婦人內夫家人情  
乎節婦之于歸也時定宇公爲待御貧貨二十金爲  
送女其儉可知矣節婦了無怨容適處上王沼沼亦

貧剛見後節婦且夕作苦法分無新婦氣習人曰母家  
不可資乎節婦曰既遠兄弟又以伏臘爲父母憂安  
用女爲定宇公病北濱在滄海曾見素在高平例有次  
不得請進醫藥來醫良百不如也弟亦病求歸節婦  
婦不能拜壽乃命工書醫商而坐節婦家人羅拜之  
狀醫感動爲數月壽定宇公竟愈人謂節婦孝誠不  
獨賢良也始節婦之在笄也姑卒以嚴請定宇公難  
之節婦曰既許嫁矣禮難純采乃衣素者二年君子  
曰禮緣義起先王鑑之有也寧過於厚乎繼姑新  
至衆爲節婦憂節婦曰世皆言繼母虐亦謂前子孝



乎我但知姑不知其繼也卒相繼如姑婦云沼之歿也無他兄弟節婦年二十七耳父事翁翁生一少子而天慟甚不食節婦令小兒百方解慰之將鬻荷藤作爲善狀翁曰新婦苦心哉爲之輟哭翁病檢方藥待羹嘉夙夜忘寢食翁歿哀毀逾禮墓壙家口未二人以一身養子婦安問身家見者莫不感泣沼少歲讀書攻苦節婦朝夕調護之有過委曲勸諭之竟早卒遺孤二日本樸小穉節婦悲悼幾死既而曰孤在卽夫在也需薄命以孤不德愈子乃日授一子書及就外傳則詰其日課有廢業則誶誦之曰吾非以

富貴望兒所貴讀書謹循名教不忝所生耳或謂節婦母家父子皆貴達何不借資而令自苦爲節婦曰飲啄有命奈何令兒曹走邪徑壞生平耶節婦素善良居孀日敝廬獨處人吠則驚是時父母兄弟皆宦遊朱門空鎖人謂節婦何不移母家節婦曰女依母家何害獨以王生主祀於馬宅於禮未安耳竟不遷性友愛兩弟宦遊悲喜共之閨月無寄問則疑懼極食日得無有他故乎故二弟事女兒亦如兄云本樸聘於鄭旣而瞽鄭請返聘節婦曰吾婦也不幸而瞽夫家且棄之庸將安歸竟娶之常訓一子曰禮云寡



婦之子不可與交謂無見也兒不幸無義方吾必令  
而有見交必端士言必當理行必正道非是則讓責  
之以故二子善自檢飭不媿馬氏甥則節婦之力也  
性明達每事稱古昔王馬兩族及姻黨中遇疑義多  
所裁矣小有言多所解息禮義律身雖在女流中未  
嘗有狎昵色見者斂容終身荆布非其力不食好施  
子督學以節婦餉數十斛命兒給諸生之貧者卒之  
日遺命從儉曰我民間婦也葬以所無吾耻之節婦  
生於嘉靖壬子十一月卒於萬曆庚戌十一月壽五  
十有九子本植廩於學宮娶張氏生三女本桂娶鄭

氏生子二女一以廿本年月啟處士之兆合焉嘉靖壬  
戌歲定宇公於禮闈一見語即合比隆慶辛未余登  
名南宮旋以憂去明年定宇以御史出守德安矣竟  
不再見萬曆癸巳北溟見我而悅之從此爲莫逆交  
者數年不幸而北溟往矣厥弟見素又以伊甥子節  
婦行狀來令余誌余憶定宇公磊落偉人而其子若  
女皆豪賢肖德故感而銘之銘曰謂松柏貞有時而  
腐謂石之堅有時而土可嗟節婦莫之與伍

明文華殿中書舍人台陽阮公墓誌銘

叔簡氏日不能無有餘不足者天地之數也調有餘



不足而適於均者聖王之政也歛羣不足歸我有餘  
富者之事也損我有餘益彼不足仁者之心也井田  
堯而聖王之政遠矣睽彼窮黎余益傷心焉日嗟嗟  
斯世安得富者仁又安得使仁者富在長安日有京  
衛經歷孫臣者固始人家中人產耳歲饑輸千金賑  
之天子嘉其義越資陞安慶府通判余作千金歌  
贈之語憤激不可以傳何意大梁以東近得阮公云  
阮生者富而仁者也生少著才名廩食郡庠試輒先  
多士時有輸金例生授之納文華殿中書舍人家故  
饒於財視之澹如也嘗曰先人以貲見遺飽煖外皆

長物今囊人子滿口夫非古百畝家耶胡爲乎若此  
則富者賤其生耳古人云富而能散聚此阿堵中物  
何爲我其散之重三族堂兄大忠病而貧以地四十  
畝給其朝夕歿之日棺以杉贈孝布八十疋大忠之  
子卒生歿亦以杉棺厚塋之羣從兄弟及兄弟子之  
貧者歲給衣食有差舅氏耿效忠無子於養之終身  
塋如禮諸耿氏子皆爲生計令無失所公娶於周氏  
繼王氏羅氏俱早卒其父若母貧生養之如妻未二  
時終其身廬州里不能婚娶者若王周等五十家皆  
爲完娶不能塋者爲立義塚六各界爲一二鰥夫左婆



婦有夫婦合產於中棺皆生給之每冬施綿衣百如  
是者二十一年歲大疫則施藥材銀五十兩歲大歉則  
輸糧一千石例當題應府吏索錢二萬始爲請院司  
公曰吾棄利而取名名亦利也弗予竟弗爲請厚學  
校修州學助工銀三百兩輸錢十萬給本州貧生又  
輸銀百兩於歸德府給八縣貧生建義學延師訓貧  
家子供一切館穀費紓國用萬曆丙申年河決蘇家  
庄 陵運爲憂水衡告匱生輸銀二千兩總河長垣  
李公上其事詔加秩二級賜助銀三千兩生弗受是  
歲難州又起夫千四百名沿河八輪工食救粟二千

石總河井陘曹公旌其里公負氣意所不欲一介不  
與曰是委諸溝壑也速之訟不從人或以是少之曰  
嗇夫也其輕千金者好名耳噫其一介之惜也近嗇  
乃並其千金者罪之則過矣使中原有公百凶年無  
饑乎矣吾欲以名予人如不好何夫博施濟衆孔子  
以爲難非不以爲貴也於此有人焉出溝壑數千人  
而生之孔子罪之乎夫財實物也分於我而難僞名  
虛器也出於口而無窮彼以實費博虛名而人以虛  
名獲實濟是彼以利濟人吾何愛焉而又少之耶將  
熟視啼饑號寒人若充耳而後爲君子乎方生爲予



言公之素喜且不悉施予之數如此予悉之志以告仁  
者萬曆壬寅方生叔鳳以公來從吾遊其人冲挹溫  
秀吾與言善津津然嗜之若渴吾喜之益亦喜余云  
明年公見吾孫而以季女許之公之先福建連江人  
以義兵從渡江遂籍睢陽其父國信嘉靖甲子舉人  
終魚臺令公名齊賢初名大孝文宗季公愛其文更  
今名號台陽先是二娶而無子不復娶以妾宋氏攝  
女君宋之右郭氏生子賜錢娶提學御史黃公陞女  
妾王氏生長女適睢陽指揮田某宋氏生次女余孫  
慎多聘焉公生於嘉靖 年 月 日卒於萬曆己

兩十二月 日享年

又明年是為辛亥塋於州

東先塋之次銘曰曾子興云仁者以財發身孟子興  
云分人以財謂之惠嗚呼阮公仁者與惠人與佳城  
咫尺從爾先君不發其身發爾子孫  
勅封鳳翔府推官鶴樓黃公墓誌銘

語曰士有百行仁孝是重非百行之輕謂稱順慈祥  
者百行之君而萬福之府也蓋永城有鶴樓公云公  
姓黃氏名卷字獻猷生而俊邁有風骨其父隱君孫  
者性慈好施予明農而喜士謂公我儒族也家聲以  
儒振今中衰矣非兒振其誰公承厥父志日夜稽學



甚力日者謂公君軫宿也化甄竟萬丈而不能當以  
子貴公志曰吾父不以我貴而子貴我吾非子與積  
學願益力遂爲邑庠名士駸駸乎萬里須臾矣無何  
隱君病不食公籲天曰天乎吾祿養未能而父不吾  
待吾無時盡于道矣寧令我死隱君竟不起公哀毀  
甚如不欲生喪事遵家禮罷一切俗尚曰吾父意也  
邑大水里中燔火幾絕公築居爲漁以養母其旨如  
平日有田二頃盡遺其弟科曰吾舌耕爾弗能也水  
患平教授生徒拓地數百畝家漸以饒叔父珮卒諸  
子貧不能葬公爲治具甚悉曰吾父之弟也我當葬

科女歸王氏再從妹歸丁氏甥女歸伊氏弟之女歸  
李氏皆公主藥命治裝奩曰吾父兄弟之子女之子  
弟之女也我當嫁嘉靖辛酉試第一廩食學宮貢之  
年以母陳氏疾辭貢督學賢之補其門曰孝友著聞  
又三年而母卒居喪禮周情至如喪隱君諸孝行率  
類此水爲患者數年民不堪命書耕泥而獻令如額  
公曰逃者不可招矣可復馭乎乃率諸生上疾苦狀  
於當事者言甚酸楚當事者以聞得蠲十五是歲也  
流民乃復盜發保鑣有司捕之詞連王任任無辜以  
金編公求脫公怒曰世豈有納賄黃伯于乎却之然



陰直其事竟得脫任不知也族有藉爲軍者隱屯寨  
右寨族金以佐軍與頭會年年族衆苦之公曰汝屯  
安在而關戶是求請於屯田使者而清之族人始寧  
里中多才子弟貧無師歲庚午公二子同入庠公進  
而講之日兒有今日匪教胡成彼可士而農者夫非  
人子遺棄此後生虛百先覺乃關碧梧書院收其後  
髦者教之機漸萌者以屬二子童無知者以屬蒙師  
不足者給館穀不便者續食二論窮究天人闡明經  
濟卽點畫聲律靡不求精一時及門士若徐甥來同  
來庭輩學有準繩廣寒中一吐語皆知爲碧梧書院

人也萬曆戊子饑公懸磬賑之不足又鬻田二百畝  
輸直於官爲煮粥費癸巳春兆水公請於邑長曰隄  
卑城其沼乎如萬室何邑長謂迂夏大水環隄欲平  
城中驚擾甚日夜增築始無恙公御居其謀邑乃如  
此至其間饑恤寒周喪助婚撫孤念寡通淹植勸諸  
仁行率類此以子給諫貴封文林郎鳳翔府推官配  
劉氏贈孀人婉嫺貞淑儉質勤慎姑陳氏嚴子婦多  
所督過孺人每得其笑容適公後數歲食貧公得卒  
業爲世通儒則孺人力也教子嚴撫庶子猶子一視  
之聞壺肅然與公生不相忤蓋志行本同一云嘉靖丁



已余識鶴樓於永城比在秦關在燕邸又識給諫給  
諫正色立朝壯頰斥佞一疏不合跨蹇出春明而去  
長安號爲鳴鳳給諫之人掖垣也公以諍臣三戒示  
之一緘默持祿二墳屑失體三閃爍媿心給諫曰詭  
之比歸公喜曰官孰不歸兒歸無憾矣蓋承歡者二  
年而公歿歿之日無親疎識不識莫不痛借側室張  
氏曰女從一所天既隕我生何爲乃殉公生於嘉靖  
甲申正月二十四日卒於萬曆己亥正月二十二日  
壽七十有六孺人生於嘉靖乙酉七月三十日卒於  
萬曆乙亥二月十二日壽五十有一子男二一運昇邑

庠生娶陳氏運泰即給諫己丑進士戶科給事中娶  
張氏封孺人卒女二長適邑庠生孫衍慶俱孺人出  
次適太學生胡順夏側室馮氏出孫男二一養正廩膳  
生娶高氏養賢爲運昇後運泰出女四一適邑庠生  
高一正一適蕭縣李有芳一適王懋極一字蕭縣王  
某運昇出以是年四月二十日啟劉孺人窆葬公焉  
葬之日給諫持狀請余銘余知其死又知其生傷乎  
交懷如之何弗銘銘曰黃氏之初有名曰林安陽大  
夫實爲宋臣葬於永城茲孫曰垚至元癸巳備其墓  
碑數傳之後有亮生清生爵生臻以及封公族稱世



家人稱世德至於諫議益光前烈諸子諸孫鳳毛麟  
趾益熾益長封公不死夫婦離合二十四年齊體一  
杯三陽之阡墓門有石我則銘之尚論世者考德於  
斯

明寧陵縣儒學教諭中和任君墓誌銘

君名朴字太始號中和懷慶之濟源人祖父某某省  
某州吏曰父某黃陂縣主簿母某氏君生於嘉靖丁  
未某月某日以萬曆癸卯四月十日卒於寧陵公署  
娶某氏繼娶朱氏子男二應期邑庠生娶某氏應某  
娶某氏女二一適某生子某而寡一適蕭某俱某出

一前幼朱出丁某年某月某日葬於某處君名士數走場  
屋兩登名兩下主司惜而獎之竟以貢授輝縣訓導  
得士心陞寧陵教諭輝士愧以鹽辭又數千人跋遠  
道爲聽又辭皆涕泣別去余在都中見 至尊而下  
與民市饋從民惟監司郡邑吏臧民植之平日言價  
胥隸附之皆言價也小民見青衣輒走匿又執而籌  
之貧者號呼捐劑而吸骨椎髓無不至寧陵獨一切  
從市饋或以爲矯君曰設言以爲民也而使民多言  
吾甚鄙之且官卽貧不貧於負販吾見劫者矢加刀  
於頸而主人獻金勢在故也以勢行與劫何異小民



合掌頌之曰天心天心云付上若慈母寧亮惡不以  
不肖聞學按察吳公校士臨陽問行劣士不報問謂  
之固不報吳公不悅曰寧上上比屋君子乎對曰小過  
未嘗無不宜毛舉大過未嘗有不敢誣舉而退其乞  
休庶幾公弗罪也雅重之曰此時九郡豈獨寧度無一  
而月考慶君曰功令何可廢乎也自辦食食有羹肉月  
以為常與人情厚而禮恭胸襟若易與也義所不可  
節萬夫莫屈受嚴無世俗猥瑣態嘗自恨曰吾儕  
世指為笑柄獨奈何復蹈之萬曆辛丑徐兵起巨嶽

請學雖陳俞君率弟子從五口遊君就重步趨辭色毫  
髮不苟四座為之歛容病痊而余省之賦一小牀牀頭  
一舊篋來所攜也觀歸仍以一舊篋去妻子簞屨索  
如也幾不能還昔人云若若廉雖大臣無厚積貪雖  
小吏有餘貲敬官誠貧設若如衆人貧亦不至此矣  
願行應期來言別余曰乃翁宦行若聞之乎曰不爾  
鄉行聞之乎良久曰先君憐人耳無表表然有一  
一先大夫卒於黃陂先叔父與余合歛先君亦計宦囊  
一無所聞大舉北來歸人散弗內暑雨如注家人趨  
簷下避之先君終夜依板一策臥泥途中弗避也



號泣愈益甚叔父附名學之吾無他望大母謂先君女  
卽貢不失一言女弟奈何先君讓宅大母曰無以善  
其身先君讓產叔父醫之得援例入太學大母乃大  
喜曰吾見畢此生矣性直每面規人人方飲恨而先  
君已忘之恨者亦忘之他無足述也不敢溢余言以  
吾所見與子所云皆可述矣乃述而銘之銘曰言不  
必窮責不必言女關於人而全於天女歸孔妾

祭文類

祈雨祝龍土支

頻年苦旱百穀鮮登國稅靡供民生奚賴惟上帝

用竭微虔通精自於位心薦牲醑而拜首伏願昭靈  
溥惠體國恤民千里增波少酬列聖欽崇之典四民  
生色益慰萬方仰止之懷事在務得心實迫切某等  
無任勤懇願祈之至尚饗

祭關聖賢文

維神忠義之氣流布兩間上直之靈奕赫萬古某  
於諸祀獨重我公惟是仙誕供以特牲於禮近  
於襲神其實非爲干澤昔明公辭萬鑑之魄難  
媚以私而某厲無求之節神必昭鑒何敢徼福俾  
作神羞停案犧以息詣瀆特瞻拜以示



尊崇嗣歲如斯敢先昭告

祭孟我疆文

嗚呼吾兄鄒魯純儒吾方墮於言詮而兄示之心體  
吾方迷於萬感而兄歸之同途攻吾之過也若其身  
有服人之善也如已所無至其清操雅尚遠識宏圖  
二十年遊宦而妻無重裙塊然一室而慮周乎光天  
海隅道足以安天下而置之符曹清散心常友夫千  
古而年僅六十有餘豈斯文之不幸耶而吾兄竟止  
斯乎嗚呼君子存亡關乎世道死生且夜爾何足爲  
兄悲吾黨其哀矣則深爲兄悼奠牲帛以陳辭望山

仁覆閣下惟 龍王能作甘霖今值夏長秋生之時  
獨斬雲行雨施之惠循省罪端寔由某等蓋膏澤不  
下於民故亢陽特示之罰勉修實政仰答 天心外  
所願自作之孽寧降割於某身寔足之恩幸蚤及於  
萬姓竭誠拜禱 神其鑒之

祈雨祭元君文

維神道凝沉瀛體合位冥法宮上接九天潛孚密邇  
雲風下環千岫驅使須臾頃者毒風奪潤彌月恒暘  
士女滿郊原揮淚不能成雨臣工走廟社愁懷無計  
爲霖胡不罰及某躬願乃移之黎庶惟神抱弘滋九



有之心餘普濟萬方之力加以累朝崇奉四海瞻依  
必有汪濊恩波沾濡焦土某欽承帝命祈仰神休伏  
願憫一念之殷誠慰三農之渴望彈一指注雨潤澤  
兩閩轟五府位雷發生萬物某無任精心注盼之至  
祈雨祭東嶽文  
維神奠安社稷雄四嶽以鎮東方潤澤生民能一朝  
而雨天下邇者舟幾泊上禾欲生煙焦勞墮於九重  
奔走徧及羣祀竊惟泉出山下石乃雲根滙百川而  
爲海况其細流借一雲以濟漕似亦餘事惟某不德  
空懷萬姓之憂繫神有焉當副一人之望茲仰上帝

河而引弔望忠告兮無繇永不復親兮色笑嗚呼哀  
哉尚饗

祭王懿菴文

嗚呼四十年親愛二千里關河數舉哭聲幾行哀辭  
豈得盡抒我無窮之感愴哉嘉靖辛亥余就學於甥  
家托食而卒業焉余總角不解事漁村兒婦視余同  
輩甥視余亦若母之同胞也兩年誦經燈共月台履  
分書牒此身余之身諸所需皆甥家惠而余初違父  
母兄弟亦不自知其非家云云分携而後望恩年年及  
余一第叨登自謂報德有日不諭年上而余幼沒不及



報又明年滿村兒沒不及報余何能報德錫何所康  
余報額自謂懸車之後數相權好以終餘年乃余一  
命報官南乳東西去日謂且疎何言始願錫年未七  
寸尚能待我歸來而何一疾遂不及相訣耶錫之家  
不患貧錫之子不患不賢而長者尤克肖幼亦嬰駸  
義家聲今而後余子視之苟可庸余力何能自愛錫  
當無餘恨矣壽食長安未能撫棺一慟哭南雲在眼  
涕淚爲零錫平生令德余既詳誌銘矣余不諱其  
行而直以爲吾情靈也何居聞余言不尚享

哭李庸野文

憶昔丙辰之歲余有德川之行初登龍門獲見燕喜  
媿非徐穉爲我陳齋且念瑣尾之人未有呈身之日  
廣爲延壽時滿座之賓宿與忠謀不恤羣小之怨  
知同管鮑義比慶廉論文每至夜分談道忘其日異  
曉言言皆音絲勒衷腸至今幾五十年慕戀常如一日  
遠宦論不及去遂爲落葉之分及後車同歸數有教誨  
之約書以繼書死若神情在眼歲復一歲竟成雲鶴  
傷心益河伯今兩地望洋思君成老僧微塵不一朝  
浩露會面有時詎期薛荔溪翁便作芙蓉賦主豈聞  
爲在使東望主盡哀思幾翻同報之書落月照當年顏色



垂老戀徘徊之夢殘亂語往日襟懷纏寒衰節迷茫  
大塊星星老友落落孤吾恨不執紼相將無奈採薪  
爲病嗚呼昔也赫號今也素疏昔也含笑折封今也  
橫波作語如何此別竟丁生平極進極停心送汝南  
之元伯魂來魂返神交渭北之少陵會生平之淚於  
一甕罍永別之杯爲三獻念余精意寧不居敬尚  
饗

代呂益軒祭馮慕崗文

嗚呼慕崗天植忠貞山嶽磊磊鐵石錚錚昔陳瑤之  
燭燄烹焚全楚豈無常事重臣保姦回刃而爲我公獨

犯手濡足覆翼楚人卒嬰逮繫幾至隕身甫得沾恩  
生還故里何一一豎之爲殃竟一疾而不起頃純知有  
徙河之役往復寧陵見呂司寇道及我公謂海內賢  
豪公當魁亞懷抱 社稷蒼生背負家國天下敏練  
精識康濟弘才倘緩急所時有斯固其人哉公與司  
寇未交一言及讀實政諸刻半取司寇常談乃知心  
一道同不必造膝比肩公年甫五十精力未艾其經  
綬之瘦余竟葆攝其莫濟嗚呼伯察或志或可鑑天  
宇甯之人多矣何賢者之獨殲豈彼蒼蒼亦惡君子  
箇中三五哲人頻年淪落何以歎天若祚宋實賴斯人



人之云云匪獨君子之屯公若有知舊環可探荷一  
念不忘吾君來世當畢其願純如一命所繫撫棺  
未能走繁絮以告虔知我公不棄夫生平

祭周貞節文

有周之淑媛兮溫惠而貞秉一德以相承兮孿子先  
生道萬福安置於晨昏兮躬耳聽與滌滌先志意而  
願承之兮舅姑曰賢謂先生無內顧兮門以內唯予  
紛百務而掣持之兮井井紆紆遵無遂以自閑兮繫  
夫子之從寒不踰乎戶庭兮開指路於歸寧悼薄祐  
於先媒兮躬予恩乎貫烈殷禮情而下之兮志同合

於同居婦道終而姑始兮謝長勤就而息泣生別於  
慈母兮日待子之歸日天胡篤其行兮而斬之年甫  
稅駕於長安兮乘輜以還問生者之傷盡兮知死者  
之德先生飲泣而悼惜之兮欣成誰同陳椒醬於几  
筵兮以摠吾誠訃驚懸於雲漢兮林以芳青

祭吳中淮文

嗚呼吾兄中原麟鳳才辨聰明用之於正昔在甲戌  
射第長安兄守廣德余令襄垣余欲龔黃兄欲召社  
濟世安民期不相負已余入銓兄補刑曹矜節自詩  
義氣相高兄於丁亥督學齊魯余亦是年分宣東土



論心談道比與接肩用畫鄒浩無此直言相關者情  
相成者義不謂世間有此兄弟已丑爲別余晉兄齊  
如彼一身裂使東西竟夕依依彌月戀戀抵足離亭  
極目道院春樹暮雲以日爲歲報有書來喜極欲淚  
離合之際天苦抗人兄甫莅晉余又入秦余自秦來  
兄以憂去咫尺須臾不令首聚及余遣祭望望南音  
南音不至忽以凶聞生別惻惻况乃死別問使不終  
余淚爲血千里各天欲見弗能九原他日那復相從  
彷彿舊容依稀舊語歎耶非耶真與夢與彭殤自爾  
達者矣論惟爲造物情此哲人嗚呼吾兄可無齋志

令妻壽母佳兒能事遺思殷殷孰侮予門余爲後成  
無異兄存兄多良朋山濤徐囑孰欺吾孤而不相爲  
撫棺流涕道遠若何辨青束帛賦此哀歌巫陽安在  
充塞兩間有感斯格同心之言尚享

祭胡錦屏文

嗚呼吾兄一世人豪神龍不可以羈勒天馬不伏於  
槽檻志貫虹霓氣吞牛斗薄儀衿而不爲視金張其  
何有其涉世也若弄丸轉之丸其立身也若進百尺  
之竿撫劍不問季布之諾推衣每念范叔之寒三黜  
不易一辭而返笑鼠輩之樓徜徉雷澤之館所望



待弟歸來直此櫛脩或歌景生或記履塔胡年未六  
十天奪我兄長安聞計使我愴情既爲位而哭之冀  
便道其一酌十年萍梗東西塞子懷而莫遂兄能松  
盤弟已桑榆恐哀夢之無日誅一言而奠之嗚呼哀  
哉此痛亭

祭王禹川文

嗚呼天祥聖明必生君子不有達人孰毓其始翁與  
王公詩禮名門厥祖厥考世有令聞公少業儒綽有  
大志會丁家難身承父事公之孤也母孀弟童滸瀝  
從厚產業讓豐公有七子率之禮教肯別冠裳其慈

克肯口信甫者已丑高登爲小司寇事恩及公公既  
貴矣猶如未貴謝絕有司結權明華會却百金不受  
私干曾貸通負不受其還人怨若忘我恩誰記與與  
山出霖期光濟所望於子後考爲忠信甫出守不欲  
善行公曰汝行我力強健勿拂我意我樂汝宦信甫  
龜從康惠昆陵期蘇治效以慰若翁人不慙遺公還  
大造後命無他惟忠惟孝信甫聞計從跪號弁撫棺  
一慟不知有身鄒失彥方郡失景暮遠近人心靡所  
依薄昔與信甫初晤都門髮巷傾談每爲在人嗣是  
締交道義相矢雖不識公因生知死塞余衰病遠枝



爲難詩詞慶音布之凡筵嗚呼哀哉尚  
享

祭李吉軒文

嗚呼惟昔凡剛大之氣鍾爲正人磊磊落落表樹乾坤  
嫉邪剛不鷹獨揚光天化日之下難容狐鼠植善則  
解不排食通淹長滯之力不啻其身昔令陽城端方  
廉愛在杜去邑至今懷戴及入中臺攬辮澄清嚴飭  
吏治底奠民生棘寺載運明允平恕民自以爲不冤  
獄章曾聞塞路朝著有公縉紳壯氣座中有公人無  
媿戲所部值秉軸之豪瑄不識其面座主爲阿衡之

重臣難奪其意猶與斯人旨足殿邦胡天不弔令之  
淪下某等或居同桑梓或年同科第悼哲人之不祿  
共傷心而枝淚旣陳溥奠申以告辭公其念我來格  
於茲尚享

乙亥歲忌祭

父文

維萬曆二年歲次乙亥正月戊寅日朔越忌日甲  
辰山西潞安府襄垣縣第二男 坤 謹以潔牲  
時饌修果清尊偕官吏人等奔走執事致祭於  
顯考壽官公行一之神配以



顯妣李孺人行七之神曰嗚呼傷哉兒自丙申是受  
恩之年遠於甲戌無報德之日瞻昔 家教宰此  
襄垣出而治民入而告 主顧惟乘軒食肉之際  
不見粟糞徒步之人覩異味而傷心逢佳遊而墮  
涕矧此終天之夜是兒觸地之辰不知奚度當年  
已自難爲今日精靈何在憐兒千里之思爰俯惟  
殷猶憶一堂之食尚享

又祭母文

維萬曆二年歲次乙亥春正月辛丑朔越忌日壬戌  
山西潞安府襄垣縣知縣第二男 坤 謹以猪羊

二口南果米麵八料家常飯一棹祭我

母氏李孺人行七之神主祀以

顯考壽官行一之神曰嗚呼哀哉兒在山西矣兒今  
做官母果不來矣山高路險兒實小心母不掛念  
矣事多身勞每日一餐母不憂慮矣兒往年出門  
見希罕事異樣物歸來張大以悅母心兒近日多  
所見聞歸無所告矣夢中聞不是真語紙上見不  
是真容眼底心頭恍惚相依吾母在此不見無奈  
何以爲真在此矣攢筋奪杯往年樂事兒惟歎後  
再得如此矣昔也甘旨防侵不能養老今也甘旨



去餘不及養老兒死有餘悔矣難忍悲哭又不欲  
悲哭恐傷母心矣欲如昔日懽歌又不能懽歌難  
爲兒心矣母不喜見男今滿庭皆男人母只附兒  
無自遜避矣念兒千里爲客請母終年一席可相  
醉飽矣家祭常事兒祭等閑母暫食兒無享家山  
兄弟矣母無速歸兒少春戀瞻依嗚呼今日兒不  
知其何日矣尚享

先兄嫂祭文

維萬曆二十三年歲次乙未二月十日刑部左侍郎  
在京弟坤陳設酒餼率同行宅眷南向慟哭致祭於

宗人府學錄大哥東園公 大嫂符氏之靈曰嗚呼  
天乎六十年骨肉一旦永隔耶千百里同胞生死竟  
不相接耶二十一年十一月十五日之生離遂成死  
別耶厨中臨別之言遂爲靈牀執手之永訣耶嗚呼  
歎生大故兄弟至情追惟往事五內摧崩昔我故業  
僅不饑寒自兄管計乃廣宅間衝風冒雪晚眠蚤起  
瀕竭心思疲累肢體而我安爾優游簡編不食薪米  
兄嫂供焉惟兄愛我父子莫比疾痛如身悲懼若已  
嫂氏初來我甫成童 慈親病言誰與看承濯衣爲  
履惟嫂是待饗養夕殮惟嫂是賴豈不孱弱力疾以



支孰是恩也而忍忘之家計漸成兒孫滿眼正左康  
寧樂此歲晚如何兒疾百醫罔功如何嫂病一歲而  
終別時聲容恍惚如對夢中笑語依稀非睡兒魂來  
耶我魂去耶神憐我思幻相慰耶一柩在堂兒嫂之  
身魂兮安在爲霧爲雲家門無祿死喪登見致我兄  
嫂殯於南院兄心雖安我心如割百感攢胸如此痛  
何知初克家亦能自愛但我長年卽兄而在一官羈  
縶欲歸未能家園蕭瑟淚血如傾端差胡同度修祭  
告與弟代陳遙申慟悼嗚呼不寄兄書乃寄祭文天  
乎天乎如何我心尚亨

先兄嫂送葬文

萬曆二十三年三月二十八日我 兄東園公 葬  
氏嫂符氏嫂將以是日同歸平野合葬於我 先考  
文選公 先妣李安人寧原西南一世之第一穴在  
京弟坤地北天南不能躬送乃魂飛故里贈以佹纏  
一縵爲文而送之曰嗚呼地下人謂從此永隔卽疎  
交淺知罔不傷心引綿况我六十年同胞骨肉耶想  
離庭出戶歸土人泉雷魂戀魄豈不望天涯兄弟壘  
時追隨行行步步欲語不能欲離不忍耶 兄有治  
命屬弟莫歸弟求歸未得坐成隱忍此時此情悔恨



莫及真三公不換者而弟竟爲行人遊客若問聞知  
人弄土木如何爲心望迷南雲一勸欲歿何物功名  
令人作如此苦耶嗚呼傷哉乃 兄嫂則有遂矣自  
戊辰辛未 爹孃棄我獨處寧原蕭蕭星夜久無長  
伴之親男妻妻霜朝僅有先亡之季婦何人世兒女  
之權析而泉臺 父母之岑寂也弟每入平阡徘徊  
雙鬢恨不早待 先靈於地下慟哭 兩親之前  
道二十年離思之苦而兄嫂今得侍矣地下骨肉半  
於世上親姊姪四人庶婦兩人孫婦一人九原有家  
共此堂堂之樂矣 一姐 四姐久在幽冥一隧相

通共此親戚之樂矣紅塵無百歲之家黃壤自千年  
之宅弟今年六十矣髮半白齒半搖豈能久此人世  
哉爲我報 爹孃弟從宦仁慈立朝正直不辱名喪  
德以貽父母羞早晚得 朝廷恩贈 祖父母 父  
母皆三品卽掛冠而歸撫育痴幼子孫稍稍成立便  
可從先人於地下矣茫茫旅舍擾擾行商生者漸近  
歿程歿者又登生路與兄戀戀難割者世情與兄倦  
倦相慰者達語也嗚呼千里一言萬古一別洒泪成  
文惟兄嫂鑒之

祭三弟文



萬曆二十八年十月十二日霜容憔悴物態凄其  
兄某乃以豕羊肴饌哭於見朴賢弟三哥之靈日繼  
予與弟共一 爹孀生而接乳寢則同床娶妻而後  
遂分兩室離居而後遂分鄉邑相隔雖疎僅三五日  
自予遊宦千里爲分十年五年纔一談心嘆衰年之  
手足親疏日以常親比及歸來各逐勤苦每旬月不  
一相逢而聚談多悞懷之語方欲拋却塵紛杯酒聚  
樂昏不知命之陰傾俾吾弟一疾而不藥憶弟病日  
痛楚呻吟視酷瘍之肆害每飲泣而傷心嗚呼遠則  
相思近又相違知天歿之驟及胡二年之間不日依

傍而夜追隨昔也初終弟猶在牀既也就木弟猶在  
堂能幾何日弟且永歸千萬年不且之幽房滿堂人  
去獨予偃蹇想六十二年於一時轉千百種淚於兩  
眼何年入我門一步再能呼二哥一聲幾度來吾夢  
寐那復舊日分明嗚呼別弟且遠會弟且近以弟之  
壯于我也猶先我而亡知予之衰病相催又何且夕  
之敢問惟是一息餘生爲弟兩兒作主汝兒能體汝  
心汝子肯從吾語家食雖設不能共觴一字一淚斷  
我肝腸弟在斯否慰我傍徨尚饗



Blank writing area with vertical lines.

去偽齋稿跋

讀父書有感

探賾索隱者鉤玄以為奇藻繪極麗  
若擣霞而絢之不苟無闕世道莫裨身  
心即銜官屈宋鞭撻揚焉自稱千載  
獨步者亦離龍剝技真宗君為文非



談性命真詮則論身心實理明千古  
不易之絕學策萬世可通之政治蓋以  
心得之學獨到之詣發精切之語透悟  
之言具共一種學問方有此一段特識  
抱此一副腎腸方既共一篇議論以  
心傳以理傳豈在言語文字間哉至

於体裁之正與鑄意之高遠造語之  
精工引用之博洽闡發之透徹懇  
到詞章之明切簡古余未見吐白  
鳳炫雉序者何如也亦未必出  
君右矣具隻眼者一披閱當自得之

音







